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二

113

12
130
78

卷



1330
78

東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五十一

小說家類二

侯鯖錄八卷 內府藏本

宋趙令時撰令時字德麟燕王德昭元孫元祐中

簽書潁州公事坐與蘇軾交通罰金入黨籍紹興

初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太宗正事是書採錄

故事詩話頗為精贍然如第五卷辨傳奇鶯鶯事

凡數十條每條綴之以詞未免失之治蕩歐陽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 小說家類二

一

所錢文
有物邦

以豔曲數闕被誣釋文瑩著湘山野錄尙辨其枉而令時此書乃著其居汝陰時挾妓事載其詩於卷中未免近誣朱翌猗覺寮雜記亦稱上元放燈增十七十八兩夜爲建隆五年詔書以時和歲豐之故見太祖實錄三朝國史諸書令時乃云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亦屬妄傳翌又稱令時雖因蘇軾入黨籍而後附內侍譚稹以進頗違清議此書乃稱余爲元祐黨人牽復過陳舉王叡昭君怨詩示張文潛文潛云此真先生所謂篤行而剛者云

云尤不免愧詞然令時所與遊處皆元祐勝流諸所記錄多尙有典型是固不以人廢言矣

泊宅編三卷

內府藏本

宋方勺撰勺有青溪寇軌已著錄勺家本婺州後徙居湖州之西溪湖有張志和泊舟處後人以志和有泛宅浮家之語謂之泊宅村勺寓其閒因自號泊宅村翁是編蓋卽是時所作也宋史藝文志載勺泊宅編十卷此本僅三卷乃商濬載入稗海者明人傳刻古書每多臆爲竄亂今無別本可校

不知其為原帙否矣所載皆元祐迄政和閒朝野
舊事於王安石張商英輩皆有不滿之詞蓋亦公
論至宗澤乃其鄉里而徽宗時功名未盛故勾頗
譏其好殺則是非未必盡允又袁文襄牖閒評據
欽宗實錄知欽宗即位之日王黼入賀已敕閣門
使勿納卽貶崇信軍節度使賜死於路而勾乃記
其有從幸龍德宮獻詩識者指以為讖事則記載
亦或失實然其閒遺聞軼事摭拾甚多亦考古者
所不廢書中閒有附註如教授誤據建版坤為金

一條言不欲顯其姓名而條下註曰姚祐尚書也
又秦觀贈妓陶心詞一條條下註曰此乃誤記東
坡詞云云皆似非勾之自註然詳其詞氣當亦宋
人筆也

珍席放談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高晦叟撰晦叟仕履無可考所紀上自太祖下
及哲宗時事則崇甯以後人也是書宋史藝文志
不著錄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世無傳本今散
見於永樂大典者尙可裒輯成編謹採集排綴釐

爲上下二卷書中於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損益及士大夫言行可爲法鑒者隨所聞見分條錄載如王旦之友悌呂夷簡之識度富弼之避嫌韓琦之折佞其事皆本傳所未詳可補史文之闕特閒加評論是非軒輊往往不能持平又當王氏學術盛行之時於安石多曲加迴護頗乖公議然一代掌故猶藉以考見大凡所謂識小之流於史學固不無裨助也

鐵圍山叢談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蔡條撰條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興化仙遊人蔡京之季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京敗流白州以死宋史附載京傳末稱宣和六年京再起領三省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且代京入奏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其罪蓋與京等曾敏行獨醒雜志則載條作西清詩話多稱引蘇黃諸人竟以崇尚元祐之學爲言者論列蓋雖盜權怙勢而知博風雅之名者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西清詩話

乃條使其客爲之殆以蔡攸領袖書局懵不知學
爲物論所不歸故疑條所著作亦出假手然此書
作於竄逐之後黨與解散誰與捉刀而敘述舊聞
具有文采則謂之驕恣紈袴則不能謂之不知
書也書中稱高宗爲今上謝石相字一條稱中原
傾覆後二十一年爲紹興十七年徽宗買茴香一
條稱中興歲戊辰爲紹興十八年又趙鼎亦卒於
紹興十七年而此書記鼎卒後王趙坐調護鼎被
劾罷官過白州見條之事是南渡後二十餘年尚

謫居無恙亦可云倖逃顯戮矣條所作北征紀實
二卷述伐燕之事陳振孫謂其歸罪童貫蔡攸爲
蔡京文飾此書所敘京事亦往往如是如史稱京
患言者議已作御筆密進乞徽宗親書以降條則
稱政和三四年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皆以御筆
從事史稱京由童貫以進又稱宦官宮妾合詞譽
京條則稱京力遏宦官遏之不得更反折角史稱
范祖禹劉安世皆因京遠竄條則謂京欲援復安
世及陳瓘而不能已則與祖禹子溫最相契其巧

爲彌縫大抵類此惟於其兄攸無怨詞蓋以攸嘗
劾條又請京殺條故也至於元祐黨籍不置一語
詞氣之間頗與其父異趣於三蘇尤極意推崇而
丁仙現一條乃深詆王安石新法則仍其西清詩
話之旨也他如述九璽之源流元圭之形製九鼎
之鑄造三館之建置大晟樂之宮律及徽宗五改
年號之義公主初改帝嬴後改帝姬之故宣和書
譜畫譜博古圖之緣起記所目觀皆較他書爲詳
核以及辨禁中無六更之例宮花有三等之別俗

諺包彈之始粵人雞卜之法諸葛氏筆張滋墨米
芾研山大觀端研玻璃母龍涎香薔薇水沈水香
合浦珠鎮庫帶藕絲鐙百衲琴建溪茶姚黃花諸
條皆足以資考證廣異聞又如陳師道後山詩話
稱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諸家引爲故實而不
知雷爲何人觀此書乃知爲雷中慶宣和中以善
舞隸教坊三經新義宋人皆稱王安石觀此書乃
知惟周禮爲安石親筆詩書二經實出王雱又徽
宗繪事世稱絕藝觀此書乃知皆畫院供奉代爲

染寫非真自作九歷來賞鑒家所未言其人雖不足道以其書論之亦說部中之佳本矣文獻通考作五卷此本實六卷或通考爲傳寫之誤歟

國老談苑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夷門隱叟王君玉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作國老閒談卷數與此相合而註稱夷門君玉撰不著其姓然則此名後人所改王字亦後人所增也是編所紀乃宋太祖太宗眞宗三朝雜事於當時士大夫頗有所毀譽尤推重用錫

而貶斥陶穀其餘如馮拯諸人俱不免於微詞雖閒或抑揚過情而大致猶據實可信如范質不受賂遺竇儀議令皇弟開封尹署敕趙普請從征上黨曹彬平蜀回囊中惟圖書諸條宋史皆採入本傳中他亦多敘述詳贍足與史文相參考惟記太祖清流關之戰謂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不知暉兵敗見擒送壽州行在周世宗尙賜以金帶鞍馬因創甚不甯治而死竝非戮之陣前又謂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遂爲定制案滁人一日五時鳴

鐘乃後人感暉之義以資追薦亦非為太祖助戰而起此則傳聞之譌異未可槩從至謂太宗嚮用老成寇準欲求速進遂餌地黃蘆菴以求白髮恐準亦未必至是也

道山清話一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郭摛其數條刻之題曰宋王暉案書末有暉跋語云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為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

家因手鈔藏示子孫後題建炎四年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暉書則撰此書者乃暉之祖非暉也周輝清波雜志稱成都富春坊火詩乃洛中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亦不言其姓氏書中記元祐五年其父為賀遼國正旦使論范純仁呂公著事歸奏哲宗哲宗命寄書純仁後純仁再相哲宗問曾見李某書否則撰此書者李姓非王姓也然考李燾通鑑長編是年八月庚戌命吏部郎中蘇注戶部郎中劉昱為正

且使供備庫使郭宗顏西京左藏庫副使畢可濟
副之後郭宗顏病改遣西頭供奉官閣門陸孝立
無李姓者在其閒而所稱去年范純仁出守潁昌
呂公著卒於位事考二人本傳實均在元祐四年
則五年字又不誤不審其何故也或蘇字劉字傳
寫譌爲李歟所記終於崇甯五年則成書當在徽
宗時書中頗詆王安石之姦於伊川程子及劉摯
亦不甚滿惟記蘇黃晁張交際議論特詳其爲蜀
黨中人固灼然可見矣其書皆記當代雜事王士

禎居易錄嘗譏其誤以兩張先爲一今考歐陽修
集張子野墓誌銘蘇軾集張子野詩集跋及定風
波引士禎之說信然又所記陳彭年對真宗墨智
墨允出春秋少陽事稱上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
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云云其說頗誣案春
秋少陽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彭年安得見之宋祕
閣又何自有之今考皇侃論語疏陸德明經典釋
文邢昺論語疏皆引春秋少陽此條其時尚未有
昺疏彭年所舉非陸氏書則皇氏書耳是則傳聞

者失實此書因而誤載也

墨客揮犀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彭乘撰案北宋有兩彭乘一爲華陽人真宗時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宋史有傳其作此書者則筠州高安人史不載其仕履故始末無可考見書中稱嘗爲中書檢正又稱至和中赴任邕州而不言其爲何官又自稱嘗至儋耳其所議論大抵推重蘇黃疑亦蜀黨中人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十卷續十卷稱不知撰人名氏今本爲商濬刻入

稗海者卷首直題彭乘姓名蓋以書中所自稱名爲據而止有十卷則已佚其續集矣書中如陳瑩中言後苑牧豕狴潘大臨作滿城風雨近重陽詩彭淵材遊興國寺諸條惠洪所作冷齋夜話亦載之皆全同其文不易一字惠洪本高安彭氏子與乘同族同時不應顯相蹈襲若此又如魏舒詣野店張華博物傳融有三子諸條皆全錄晉書北魏書原文別無考證亦不相類疑原本殘闕後人又有所竄入然於宋代遺聞軼事以及詩話文評徵

引詳洽存之亦頗資參考焉

唐語林八卷

永樂大典本

宋王讜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以唐小說五十家做世說分三十五門又益十七門為五十二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效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皆仍舊馬端臨經籍考引陳氏之言八小說家又引晁氏之言八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也惟陳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陳氏又云館閣

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讜之名不見史傳考書中裴佶一條佶字空格註云御名宋惟徽宗諱佶則讜為崇甯大觀間人矣是書雖倣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且所採諸書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明以來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俎引楊慎語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

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本分爲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八門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幾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核訂刪其重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一篇載所採書名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尙可考見其梗概惟是永樂大典各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難以臆求謹略以時代爲次補於刻本之後無時代者又後之共爲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過繁今每

卷各析爲二仍爲八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譌脫甚衆文義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說部一一詳爲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楓窗小牘二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海鹽姚士舜序以書中所載先三老一條證以洪适隸釋袁良碑知其姓袁又有少長大梁及僑寓臨安語可知其鄉貫其名則終莫得詳查慎行註蘇軾來鶴亭詩引爲袁褰

未詳何據裝實明人疑慎行誤也上卷記見崇甯
閒作大鬢方額下卷言嘉泰二年月食事卽以崇
甯末年而計亦相距九十七年舊本題百歲老人
不誣也所記多汴京故事如艮嶽京城河渠宮闕
戶口之類多可與史傳相參其是非亦皆平允惟
洪芻以搜括金銀之日勢劫內人徵歌佐酒其罪
不可勝誅長流海島宋法已爲寬縱此乃力辨其
無辜則紕繆之甚不足徵據矣

南窗記談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多紀北宋盛時事瀋熙中袁文作
甕牖閒評已引其書則作於孝宗以前而中有葉
夢得問章惇濟一條又有近傅崧卿給事餽冰云
云夢得爲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時終於知福州崧
卿爲政和五年進士高宗時終於中書舍人給事
中則是書當在南北宋閒也中載葉景修述延祐
戊午開元宮立虞集碑一條乃元仁宗五年事殊
不可解檢核別本此條獨低二格書之乃知上一
條記蔡寬夫在金陵鑿地丈餘得竈灰及朱漆七

箸事元人讀是書者因記王眉叟掘地丈餘得花
臺魚池事批於其旁故稱與此事相同云云此事
即指蔡寬夫事也曹溶所藏之本因傳寫者不究
文義一槩錄作正文故致是譌異耳其書凡二十
三條袁文所引衛大夫一條此本不載蓋已非完
書然所記多名臣言行及訂正典故頗足以資考
證惟袁州女子登仙一條龐籍見天書一條頗涉
語怪然籍見天書一事曲洧舊聞已載之蓋宋人
說部之通例固無庸深詰者矣

過庭錄一卷

內府藏本

宋范公偁撰公偁仕履未詳據其所言乃仲淹之
元孫而不言其曾祖為誰觀其稱純禮為右丞純
粹為五侍郎則必非純禮純粹二人之後純祐惟
一子曰正臣官太常寺太祝與所言祖光祿者不
合則亦非純祐之後考純仁傳末稱二子正平正
思此書皆稱為伯祖則併似非純仁後惟純仁傳
中有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語正平傳中亦稱
以遺澤官推與幼弟後蔡京興偽造純仁行狀之

獄正思與正平爭承則純仁沒時正思已不年幼
知純仁尙有一幼子光祿卽所廕之官公傅之父
蓋卽其子書中稱其於純仁沒後未及釋服而卒
故後來不預行狀事而史遂但稱純仁子二人耳
以是推之知爲純仁之曾孫也其書多述祖德皆
紹興丁卯戊辰閒聞之其父故命曰過庭語不溢
美猶有淳實之遺風惟純禮自政府出守潁昌史
以爲王誥之譖此則以爲中官閻守忠之譖則未
知孰是也中亦閒及詩文雜事如記宋祁論杜詩

實下虛成語記蘇軾論中岳畫壁似韓愈南海碑
語皆深有理解其他蘇黃集外文及燕照鄰崔鷗
諸人詩詞亦多可觀獨黃鬚翁傳卽李靖虬髯客
事而稱爲已佚之異書則偶誤記耳

萍洲可談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朱彥撰彥字無惑烏程人是書文獻通考著錄
三卷而左圭刻八百川學海陳繼儒刻八祕笈者
均止五十餘條不盈一卷陶宗儀說郛所錄更屬
寥寥蓋其本久佚圭等特於諸書所引掇拾殘文

以存其概皆未及睹三卷之本也惟永樂大典徵引頗繁哀而輯之尙可復得三卷謹排纂成編以還其舊雖散佚之餘重爲綴緝未必毫髮無遺然較左陳諸家所刊幾贏四倍約略核計已得其十之八九矣或之父服元豐中以直龍圖閣歷知萊潤諸州紹聖中嘗奉命使遼後又爲廣州帥故或是書多述其父之所見聞而於廣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詳考之宋史服雖坐與蘇軾交遊貶官然實非元祐之黨嘗有隙於蘇轍而比附於舒亶呂惠

卿故或作是書於二蘇頗有微詞而於亶與惠卿則往往曲爲解釋甚至元祐垂簾有政由帷箔之語蓋欲回護其父不得回護其父黨既回護其父黨遂不得不尊紹聖之政而薄元祐之人與蔡條鐵圍山叢談同一用意殊乖是非之公然自此數條以外所記士俗民風朝章國典皆頗足以資考證卽軾間瑣事亦往往有裨勸戒較他小說之侈神怪肆談嘲徒供談噱之用者猶有取焉

高齋漫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曾慥撰慥有類說已著錄類說自序以為小道可觀而歸之於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其撰述是書亦即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蹟以至文評詩話談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中如給舍之當服頰帶不歷轉運使之不得為知制誥皆可補史志所未備其徵引叢雜不無瑣屑要其可取者多固遠勝於遊談無根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世鈔流傳近時曹溶嘗採八學海類編而祇存五頁蓋自他書鈔

撮而成姑以備數遺漏宏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摭摭裒輯視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樂大典失載者亦參校補入略用時代詮次合為一卷雖未必慥之完帙然大略亦可睹矣

默記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王銍撰銍有補侍兒小名錄已著錄此編多載汴都朝野遺聞末一條乃考正陳思王感甄賦事周輝清波雜志嘗疑其記尹洙扼吭之妄又其中

所引江南野史李後主小周后事參校馬陸二
家南唐書無此文則亦不能無誤然銓熟於掌故
所言可據者居多如宋太祖以周世宗幼子賜潘
美爲子事似不近理而證以王鞏所記乃併其子
孫世系一一有徵則尹洙事或傳者已甚鞏未察
而書之小周后事則今本江南野史已非完書其
文在佚篇之內均未可知未必盡構虛詞也惟所
記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見火輪小兒知
宋將代周一事涉於語怪頗近小說家言不可據

爲實錄耳

揮塵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

河南
巡撫採
進本

宋王明清撰明清字仲言汝陰人慶元中寓居嘉
興書錄解題稱其官曰朝請大夫宋詩紀事則曰
泰州倅未詳孰是也是編皆其劄記之文前錄爲
乾道丙戌奉親會稽時所紀多國史中未見事自
跋謂記憶殘闕以補冊府之遺是也未附沙隨程
迥臨汝郭九惠二跋李廔一簡及慶元二年實錄

院移取揮塵錄牒文二道後錄爲紹熙甲寅武林官舍中所紀有海陵王禹錫跋第三錄爲慶元初請外時所紀於高宗東狩事獨詳餘話兼及詩文碑銘補前三錄所未備有浚儀趙不謫跋晁公武讀書志云總二十三卷今止二十卷文獻通考云前錄三卷今四卷後錄自跋云釐爲六卷今多五卷蓋久經後人分併故卷帙不齊如此明清爲王銍之子曾紆之外孫紆爲曾布第十子故是錄於布多溢美其記王安石沒有神人幢蓋來迎而於

米芾極其醜詆尤不免軒輊之詞趙彥衛雲麓漫鈔嘗議其載張耆宴侍從諸臣事爲不近事理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亦議其載歲祀黃巢墓事爲不經之談然明清爲中原舊族多識舊聞要其所載較委巷流傳之小說終有依據也

玉照新志六卷

內府藏本

宋王明清撰此書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閒及朝野舊聞及前人逸作所載胡舜申已酉避亂錄頗詆譏韓世忠明清不爲置辨蓋當時相去甚近毀譽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
糾紛尙未論定宋齊愈獄牘一條深不滿於李綱
則朱子語類亦有是語非好詆謫正人他如王堯
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劫寨
破敵露布皆載其全文足資參證又如載曾布馮
燕水調歌頭排遍七章爲詞譜之所未載亦足以
見宋時大曲之式蓋明清博物洽聞兼嫻掌故故
隨筆記錄皆有裨見聞也其曰玉照新志者自序
謂得一玉照於永嘉鮑子正又獲米南宮書玉照
二字揭之寓舍因以名其所著書云

投轄錄一卷

內府藏本

宋王明清撰是書乃其晚年所作見於書錄解題
者一卷與此本相同其以投轄爲名者陳振孫謂
所記皆奇聞異事客所樂聽不待投轄而畱也所
列凡四十四事大都掇拾叢碎隨筆登載不能及
揮塵錄之援據賅洽有資考證然故家文獻所言
多信而有徵在小說家中猶爲不失之荒誕者惟
第六條之首原闕四行乃傳寫者所脫佚今已不
可考矣書中於每條之下多註所聞之人今考其

江彥文一條下註聞之陸務觀任蓋臣虹縣良家子二條下註聞之僧祖秀祖秀乃宣和舊人卽作良岳記者明清猶及見之而又下見陸游其稱己未歲金人歸我河南地者爲高宗紹興九年又稱甲戌歲者乃甯宗嘉定七年則明清之老壽可以概見宜其於軼聞舊事多所諳悉也

張氏可書一卷

永樂大典本

案張氏可書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著錄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亦不

詳撰人名氏惟愛日齋叢鈔引其中司馬光文彥博論僧換道流一事稱爲張知甫可書知甫不知何許人今考書中所紀有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事又有見海賈鸞龍涎香於明節皇后閣事是在宣和之初嘗官汴京中間復有紹興丁巳戊午紀年及劉豫僭號中原事則入南渡後二十餘年矣蓋其人生於北宋末年猶及見汴梁全盛之日故都遺事目擊頗詳迨其晚歲追述爲書不無滄桑今昔之感故於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

往往意存鑑戒其餘瑣聞佚事為他說家所不載者亦多有益談資雖談諧神怪之說雜廁其間不免失於冗雜而案其本旨實亦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之流未嘗不可存備考覈也其書原本已佚今據永樂大典收八各韻內者採掇哀輯共得五十條謹編為一卷以存其概云

聞見前錄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邵伯溫撰伯溫有易學辨惑已著錄伯溫藉邵子之緒猶及見元祐諸耆舊故於當時朝政具悉

端委是書成於紹興二年前十六卷記太祖以來故事而於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時同異之論載之尤詳其論洛蜀朔三黨相攻惜其各立門戶授小人以閒又引程子之言以為變法由於激成皆平心之論其記鐙籠錦事出文彥博之妻於事理較近其記韓富之隙由撤簾不由定策亦足以訂強至家傳之譌周必大跋呂獻可墓誌謂伯溫是書頗多荒唐凡所書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始好惡已甚之詞不盡然也十七卷多記雜事其洛陽

永樂諸條皆寓麥秀黍離之感十八卷至二十卷皆記邵子之言行而殤女轉生黑猿感孕意欲神奇其父轉涉妖誣又記邵子之言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亦不以爲非似乎附會至投壺一事益猥瑣不足紀蓋亦擇焉不精者取其大旨可耳

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

內府藏本

宋周輝撰輝字昭禮邦彥之子厲鶚宋詩紀事附載馬曰琯之言曰舊本清波雜志有張貴謨序書

中輝俱作輝應從之案是編爲影宋精本書中俱作輝張貴謨序亦存恐曰琯所見者或轉是譌本輝自題曰淮海人而兩浙名賢錄載之書中有祖居錢塘後洋街語則輝實自浙遷淮也是書之末有張斯中張訢陳晦楊寅張巖龔頤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時人似道稱輝爲處士然輝曾試宏詞奏名見之書中或當時未就官耶別志又目稱嘗至金國益不可解或隨出使者行也清波爲杭州城門之名紹興中輝寓其地因以名書所記皆宋

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力詆其尊王安石之非考
書中稱輝之曾祖與安石爲中表蓋親串之間不
無回護猶之王明清揮塵諸錄曲爲會布解耳知
其私意所在則可以此盡廢其書則又門戶之見
矣是書原本十二卷商濬稗海作三卷蓋明人刊
本多好合併刪削不足爲異諸跋竝稱二志惟龔
頤正跋作三志考宋人著書率以前後別續新分
爲五集則別志之前似乎當有後志然別志中但
稱前志不及後志嘉靖戊申姚舜牧跋亦但稱雜

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則自明以來惟此兩集或頤
正跋三字誤歟

雞肋編三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宋莊季裕撰季裕名綽以字行清源人其始末未
詳惟呂居仁軒渠錄記其狀貌清癯人目爲細腰
宮院子又薛季宣浪語集有季裕筮法新儀序亦
皆不著其生平據書中年月始於紹聖終於紹興
蓋在南北宋之間又尹孝子一條自稱嘗攝襄陽
尉又原州棠樹一條稱作倅臨涇李健食糟蟹一

金定四庫全書卷一百四十一
條稱官於順昌瑞香亭一條稱官於澧州其爲何
官則莫可考矣此書前有自序題紹興三年二月
五日而所記有紹興九年事疑書成之後又續有
所增世無刊本陶宗儀說郛僅錄其二三十條此
本較說郛所載約多五倍後有至元乙卯仲春月
觀陳孝先跋曰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
聞有杜集援證灸膏盲法筮法新儀行於世聞其
他著述尙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
悅生隨鈔而譌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掃之如

塵尙多有疑誤云云蓋猶季裕之完本也季裕之
父在元祐中與黃庭堅蘇軾米芾諸人遊季裕猶
及識芾及晁補之故學問頗有淵源亦多識軼聞
舊事書中如不知龍城錄爲同時王銍所作反據
以駁金華圖經之類閒失考證然可取者多其記
遼宋誓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爲主亦各抒所見季
裕方浮沈郡縣與當時朝士附合秦檜者固自有
殊統觀其書可與後來周密齊東野語相埒非輟
耕錄諸書所及也

聞見後錄三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宋邵博撰博字公濟伯溫子也是編蓋續其父書故曰後錄其中論復孟后諸條亦有與前錄重出者然伯溫所記多朝廷大政可裨史傳是書兼及經義史論詩話又參以神怪俳諧較前錄頗為瑣雜又伯溫書盛推二程博乃排程氏而宗蘇軾觀所記游酢謝良佐之事知康節沒後程氏之徒欲尊其師而抑邵故博有激以報之蓋怙權者務爭利必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利之不獨擅

則同類復相攻講學者務爭名亦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名之不獨擅則同類亦相攻固勢之必然不足怪也至其彙輯疑孟諸說至盈三卷證碧雲駮真出梅堯臣手記王子飛事稱佛法之靈記湯保衡事推道教之驗論晏殊薄葬之非詆趙鼎宗洛學之謬皆有乖邵子之家法他若以元稹詩作黃巢之類引據亦頗疏略惟其辨宣仁之誣載司馬光集外章疏之類可資考訂議通鑑削屈原之非駁王安石取馮道之謬辨伊川易傳非

詆垂簾證紹興玉璽實非和璧論皆有見談詩亦
多可採宋人說部完美者稀節取焉可矣

北窗炙輠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有孟子發題已著錄是書炙輠
之名蓋取義淳于髡事然所記多當時前輩盛德
可為士大夫觀法者實不以滑稽嘲弄為主未審
何以命此名也德操與張九成友善故孟子發題
附刻於橫浦集末其學問則九成純耽禪悅德操
多稱道二程雖閒一及蘇氏而不甚鄭重其第一

條即言王氏新法由於激成以闡明程子之意則
宗洛而不宗蜀其微意固可概見惟林靈素妖妄
蠱惑實方士中桀黠之雄而德操稱其有活人之
心未免好為異論又解孟子萬物皆備一條尤近
荀卿性惡之旨其橫浦之學偶相漸染故立是異
說歟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德操病廢終身行
事無所表見志乘至不載其姓名其書明以來傳
本亦稀朱彝尊始得是本於海鹽乃稍稍傳鈔流
播殘編蠹蝕幾佚幸存亦可云希覲之祕笈矣

步里客談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陳長方撰長方字齊之侯官人紹興戊午進士第官江陰縣學教授初長方父侁爲洪州錄事卒於官長方奉母居吳依其外祖太僕寺卿林旦家於步里遂以名書宋史藝文志載陳唯室步里客談一卷唯室卽長方之別號蓋宋史荒謬未考其名胡伯能作長方行狀稱所著有步里談錄二卷亦卽此書蓋初名談錄後乃改今名也所記多嘉祐以來名臣言行而於熙甯元豐之間邪正是非

尤三致意其論元祐黨人不皆君子足破假借標榜之習其引陳瓘與楊時書譏欲裂白麻之非禮亦深明大體所見迥在宋人之上至於評論文章頗多可採如謂陳師道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句與黃庭堅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句皆學杜甫縛雞行而陳爲不類又引王剛中語謂文字使人擊節賞嘆不如使人肅然起敬又謂文章態度如風雲變滅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以議蘇軾數擬盤谷序之非皆爲有見至

謂月自有光非受日之光一條由不知推步之術
謂腎無左右一條由不知診候之方置之不論可
矣此書宋志作一卷與胡伯能狀不合蓋傳寫之
誤今散見永樂大典者裒而輯之尙得五十八條
謹以類排纂從胡伯能所記仍釐爲二卷

程史十五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編載
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其閒雖多俳優談
諧之詞然惟金華士人看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

氣爲自穢其書耳餘則大旨主於寓褒刺明是非
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所
記遺事惟張邦昌劉豫二冊文可以不存又康與
之題徽宗畫一條爲張端義貴耳集所駁敖陶孫
譏韓侂胄詩一條與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互異亦
偶然失實至於石城堡寨汴京故城諸條皆有關
於攻取形勢他如湯岐公罷相施宐生趙希先節
概葉少蘊內制乾道受書禮范石湖一言悟主紫
宸廊食燕山先見大散論賞書秦檜死報鄭少融

遷除任元受啟陳了翁始末開禧北征二將失律
愛莫助之圖慶元公議黃潛善諸條皆比正史為
詳備所錄詩文亦多足以旁資考證在宋人說部
中亦王明清之亞也惟其以程史為名不甚可解
考說郛載柳理常侍言旨其第一條記明皇遷西
內事末云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續程史第十六
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案此書唐志不著錄疑
即德裕次柳氏舊聞之
別名也珂蓋襲而用之然考工記曰輪人為蓋達常
為圍三寸程圍倍之註曰程車杠也說文解字曰

程牀前几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為確
程集韻訓與楹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
可矣毛晉刻本末有附錄一卷前為岳飛傳及飛
遺文併珂詩文各一首已與此書無關又附明劉
瑞孝娥并銘王公祠記各一篇尤足驗非此書所
舊有今併刪之庶不溷簡牘焉

獨醒雜志十卷

兩淮監政
採進本

宋曾敏行撰敏行字達臣自號浮雲居士又曰獨
醒道人又曰歸愚老人吉水人吉水屬廬陵郡故

又自題曰廬陵曾祖孝先祖君彥皆當熙甯之時不肖以新學干科第故敏行守其家法多與正士遊胡銓楊萬里謝諤皆其友也年甫二十以病廢不能仕進遂專意學問積所聞見成此書其子三聘編爲十卷以樊仁遠所作行狀及銓所作哀詞附後萬里序之諤跋之後趙汝愚周必大樓鑰亦皆爲之跋書中多紀兩宋軼聞可補史傳之闕閒及雜事亦足廣見聞於南渡後劉岳諸將皆深相推挹而於秦檜則惟記與翟汝文詎爭一事亦不

甚置是非於秦熺登第一事亦僅借崔頎以寓之考敏行卒於淳熙二年去檜未遠殆猶有所避歟書中稱風鳶造自韓信而不言所據案唐李允獨異志載有是說小說妄談於古無徵又唐改正月晦日爲中和節載於鄴侯家傳當時嘗以命題試士其詩載於文苑英華本非僻事而試官謬舉清明寒食之說敏行亦不能糾正蓋以記錄爲主不以考證爲主也但如仁宗朝二衛士論貴賤事乃因朝野僉載唐魏徵事而影擬

案此事先載能改齋漫錄中賓退錄

嘗辨京師知術者埋金事乃因國史補遺晉隗炤
事影撰見太平廣記二百十六卷敏行皆不辨而述之又蔡條
勒停乃爲其兄攸所軋見宋史蔡京傳而云以西
清詩話爲言者所劾僞呂洞賓詩乃福州黃待聘
所撰當時已捕斬於馬行街見耿延禧林靈素傳
案此傳載賓退錄第一卷而云真有洞賓現化事尤失之不考
至於欲以人挽獨輪車爲陣尤如兒戲其謬更甚
於房瑄楊萬里序乃盛稱之可謂舍所長而譽所
短矣

耆舊續聞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鵠錄正似乎
舊有此書鵠特繕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鵠西塘
撰則又爲鵠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諸書援引並稱
陳鵠耆舊續聞或題鵠撰者近之歟鵠始末無考
書中載陸游辛棄疾諸人遺事又自記嘗與知辰
州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
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摭拾頗多閒或於條下夾註
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閒如政和

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呂好問手帖而雜置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爲鵠之外弟又稱朱翌爲待制公陸軫爲太傅公沿用其家傳舊文不復追改亦類於不去葛龔然所據皆南渡以後故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論於詩文宗旨具有淵源又如駁茗溪漁隱叢話議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據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薛參政墓誌之誤亦頗有考據雖叢談瑣語閒傷猥雜其可採者要不少也

四朝間見錄五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葉紹翁撰紹翁自署龍泉人又書中載程公許與論真德秀諡議手柬字之曰靖逸而厲鶻宋詩紀事稱其字嗣宗建安人與自述互異考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城人則建安其祖籍歟其歷官始末無考觀所記庚辰京城災周端朝諷其論事一條及與真德秀私校殿試卷一條則似亦嘗爲朝官其所居何職則不可詳矣所錄分甲乙丙丁戊五集凡二百有七條

甲乙丙戊四集皆雜敘高孝光甯四朝軼事各有標題不以時代為先後惟丁集所記僅甯宗受禪慶元黨禁二事不及其他紹翁與真德秀遊故其學一以朱子為宗然賣武夷山一條乃深惜朱在之頽其家聲案在朱子之子時官戶部侍郎無所隱諱則非攀援門戶者比故所論頗屬持平南渡以後諸野史足補史傳之闕者惟李心傳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號為精核次則紹翁是書陳郁藏一話腴嘗摘其誤以劉禹錫題壽安甘棠驛詩為趙仲湜游天竺

詩一條周密齊東野語嘗摘其光宗內禪慈懿於卧內取璽一條又摘其面韓侂胄首求和誤稱由章良能建議一條又摘其南園香山一條蓋小小譌異記載家均所不免不以是廢其書也惟王士禎居易錄謂其頗涉煩碎不及李心傳書今核其體裁所評良允故心傳書入史部而此書則列小說家焉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

兩江

總督探進本

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是編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爲名與所作齊東野語大致相近然野語兼考證舊文此則辨訂者無多亦皆非要義野語多記朝廷大政此則瑣事雜言居十之九體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說家從其類也明商濬稗海所刻以齊東野語之半誤作前集以別集誤作後集而後集續集則全闕又併其自序佚之後烏程閔元衢於金閫小肆中購得鈔本毛晉爲刻入津逮祕書始還其原帙書中楊凝式僧

淨端一條與野語重出蓋刪除未盡彌陀入冥劉朔齋再娶二條竝附註衢案云云蓋閔氏所加海鱗兆火一條附註不題名字核其語意殆亦閔語也書中所記頗猥雜如姨夫眼眶諸條皆不足以登記載而遺文佚事可資考據者實多究在輟耕錄之上所記羅椅董敬菴韓秋巖諸人於宋末講學之弊言之最悉其引沈仲固語一條周平原語一條尤言言炯戒有關於世道人心正未可以小說忽之矣都穆南濠詩話曰吳興唐廣嘗手錄癸

辛雜識見其中載方萬里穢行之事意頗不平是
夜夢方來曰吾舊與周生有隙故謗我至此幸為
我暴之云云夫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使密果誣讖
方回不應有元一代無一人為回訟冤至明而其
鬼忽靈者其說荒唐殆不足辨且密為忠臣回實
叛賊即使兩人面質人終信密不信回也況恍惚
夢語乎

隨隱漫錄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臨川陳隨隱撰蓋後人以書中自稱隨

隱而稱陳郁為先君知為臨川陳姓故題此名實
則隨隱非名也據所載錢舜選詩其人嘗於理宗
景定四年以布衣官東宮掌書又載辛巳八月己
丑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則其人蓋己八元案劉
壘水雲村泯橐載宋度宗御批一道云令旨付藏
一所有陳世崇詩文橐都好可再揀幾篇來在來
日定要千萬千萬四月五日辰初付陳藏一壘跋
其後以為度宗在春宮時盛年潛躍汲汲斯文惜
不遇園綺羽翼乃下訪藏一父子之卑陋藏一為

郁字則其子當卽世崇證以書中所記與此批一
一脗合知隨隱卽世崇號也其書多記同時人詩
話而於南宋故事言之尤詳如紫宸殿上壽儀賜
太子玉食批直書閣夫人名數孩兒班服飾孟享
駕出儀太子問安展書儀帶格三十二種諸條頗
有史傳所未及者他所記詩話雜事亦多可採其
第二卷內論漢平帝后晉愍懷太子妃以下五條
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慘與所以致
敗之由而終無一言之顯斥猶有黍離詩人悱惻

忠厚之遺尤非他說部所及也

東南紀聞三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載考書中有丙子
之事非復庚申之役語丙子爲至元十三年前一
年巴顏渡江臨安失守矣當爲元人所作故稱宋
爲東南而其中鄭紳一條稱外戚生封王爵者宋
蓋自紳始論乘籓一條稱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
籓論三五九月一條稱宋朝於此三月不支羊肉
錢亦皆屬元人之語然於宋之諸帝稱陵名稱廟

號年號往往多內詞殆江左遺民所追記歟所載
惟論砥醢論揖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
聞閒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採說部爲之至於韓
澆之清節何自之伉直張惟孝之任俠單煒之書
法趙執中之木箭史嵩之之伎忍以及徽宗時瑞
禽迎駕出市僧之智術紹興中韋后欲觀石塔得
寺僧之譎諫則皆史傳所佚足補紀載之闕惟楊
談耗用茶局官錢一事足見宋政之不綱乃載之
以爲豪舉殊不可訓又汪勃調官一事稱張浚韓

世忠迎合秦檜浚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萬不
至此恐未免傳聞失真而南嶽夫人一事尤爲猥
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自穢其書然大旨記述近
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爲善本原書久佚卷
帙無考今以永樂大典分載於各韻下者哀合排

纂勒爲三卷

歸潛志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元劉祁撰祁字京叔渾源人御史從益之子爲太
學生舉進士不第元兵入汴遁還鄉里戊戌復出

就試魁南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省
辟置幕府凡七年而歿舊以金史載之文藝傳遂
題曰金人殊非其實是書名曰歸潛蓋祁於壬辰
北還以此二字榜其室因以題其所著然晚年再
出西山之節不終亦非其實也卷首有祁乙未自
序謂昔所聞見暇日記憶隨得隨書第一卷至六
卷悉爲金末諸人小傳第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
第十一卷題曰錄大梁事紀哀宗亡國始末第十
二卷題曰錄崔立碑事紀立作亂時廷臣立碑以

媚之劫祁使撰文事又一篇題曰辨亡敘金前代
之所以治平末造之所以亂亡自此二篇以下至
十三卷悉爲雜說略如語錄之體殊不相類疑此
二篇本自爲一卷殿全書之末別以語錄爲第十
三卷詩文爲第十四卷附綴於後後人因篇頁不
均割語錄之半移綴此卷故體例參差也壬辰之
變祁在汴京目擊事狀記載胥得其實故金史本
傳稱祁此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哀宗本紀全
以所言爲據又若大金國志稱樞密使伊喇蒲阿

出降於元此志不書出降與金史相合可證大金
國志之誤元史稱壬辰正月太宗自白坡濟河而
南睿宗由峭石灘涉漢而北以渡河涉漢同在一
時而此志則載睿宗涉漢在辛卯十一月太宗渡
河乃在壬辰與金史及姚燧牧菴集蘇天爵名臣
事略所紀相合可證元史之誤又如載天興元年
劉元規使北朝不知所終而金史本紀不書其事
載薩克蘇媒孽李元妃本紀不著其名載大定十
七年三月朔諸國使臣朝見遇雨放朝與周輝北

轅錄合而本紀但載十六年三月朔日蝕放朝一
條載金代鈔法凡八易其名而金史食貨志失載
通貨改爲通寶通寶又改爲通貨一條皆足以補
正史之闕至於金史交聘表稱大定十六年宋湯
邦彥充申請使此志作祈請使圖克坦烏登傳稱
天興元年正月朝廷聞大兵入饒風關移烏登行
省闕鄉以備潼關此志書其事於正大八年完顏
思烈傳載王渥從思烈戰歿此志作從持嘉哈希
李英傳稱與元兵遇於霸州敗死此志作遇於潞

州郭阿林傳稱宋兵大至遂戰歿此志作馬倒被
擒不知存歿師安石傳贊稱以論列侍從觸怒而
死此志則云既居位人望頗減皆有異詞其他年
月先後姓名官階與史不同者甚多皆足以資互
考談金源遺事者以此志與元好問壬辰雜編為
最金史亦竝稱之壬辰雜編已佚則此志尤足珍
貴矣世所行本皆八卷雖傳是樓藏本亦然
國朝郭朝鈺編纂金詩所採錄僅及前七卷知其未
見全帙此本一十四卷與王惲渾源世德碑相合

當猶從元本傳錄錢曾讀書敏求記稱陸孟龜家
鈔本歸潛志凡十四卷蓋即此本也

山房隨筆一卷 兵部侍郎紀
的家藏本

元蔣子正撰子正不知何許人惟書中杜善甫一
條內有余分教溧陽語知嘗為溧陽學官又有穆
陵在御語知為宋人入元者也所記多宋末元初
之事而於賈似道事尤再三深著其罪於鄭虎臣
木棉菴事敘述始末亦比他書為最詳惟所記陸
秀夫輓張世傑詩似出附會厓山舟覆鯨海沸騰

烏有吟咏之暇且詩中曾聞海上鐵斗膽句亦不似同時之語朱國楨湧幢小品謂世傑溺死在秀夫赴海之後亦以此詩為疑所言良允殆好事者欲裒忠義故造斯言歟至於以夏貴之降歸咎似道未為無理而反復解釋反似於貴有怨詞未免有乖大義觀者不以詞害意可矣

山居新語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楊瑀撰瑀元史無傳楊維禎集有瑀墓碑曰瑀字元誠杭州人天歷閒擢中瑞司典簿帝愛其廉

慎超授奉議大夫太史院判官至正乙未江東浙西盜羣嘯乃改建德路總管瑀涖郡視之如家民亦視之如父母其像而祠者凡十有四所行省最其功進階中奉大夫云云是書卷末有至正庚子三月瑀自跋結銜題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當成於進階以後而卷首又有維禎序作於是年四月乃稱為歸田後作殆是年即已致仕歟其書皆記所見聞多參以神怪之事蓋小說家言然如記處州砂糖竹箭記至元六年增糶官米記

高克恭弛火禁記托克托開舊河則有關於民事
記敕令格式四者之別記八府宰相職掌記奎章
閣始末記儀鳳司教坊司班次則有資於典故記
朱夫人陳才人之殉節記高麗女之守義記樊時
中之死事則有裨於風教其他嘉言懿行可資勸
戒者頗多至於辨正薩都刺元宮詞謂宮車無夜
出之例不得云深夜宮車出建章擊執宮人紫衣
大朝賀則於侍儀司法物庫關用平日則無有不
得云紫衣小隊兩三行北地無芙蓉宮中無石欄

不得云石欄杆畔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又辨
其京城春日詩謂元制御溝不得洗手飲馬畱守
司差人巡視犯者有罪不得云御溝飲馬不回首
貪看柳花飛過墻則亦頗有助於考證雖亦輟耕
錄之流而視陶宗儀所記之猥雜則勝之遠矣

遂昌雜錄一卷

內府藏本

元鄭元祐撰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
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擢浙江儒學提舉卒於
官本遂昌人其父希遠徙錢塘元祐又流寓平江

其集以僑吳名而是錄仍題曰遂昌不忘本也元祐以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則當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故書中所列人名上猶及見宋諸遺老下及見泰哈布哈倪瓚杜本併見杜本之卒多記宋末軼聞及元代高士名臣軼事而遭逢世亂亦閒有憂世之言其言皆篤厚質實非輟耕錄諸書摭拾冗雜者可比其記葬高孝二陵遺骨事作林景熙與輟耕錄異蓋各據所聞其稱南宋和議由高宗不由於秦檜宋既亡矣可不必更爲高宗

諱亦誅心之論也

樂郊私語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姚桐壽撰桐壽字樂年睦州人順帝後至元中嘗爲餘干教授解官歸里自號桐江釣叟至正中流寓海鹽時江南擾亂惟海鹽未被兵火尙得以閉戶安居從容論述故以樂郊私語爲名雖若幸之實則傷亂之詞也所記軼聞瑣事多近小說家言然其中如楊額哲武林之捷張士誠杉青之敗頗足與史傳相參所辨六里山天冊碑秦檜像贊

魯豈注杜甫詩諸條亦足資考證未載楊維禎撰其兄椿壽墓誌一篇頗爲不倫桐壽欲表章其兄何不敘之書內而乃別載於末核以體例深屬有乖今削除不載惟錄桐壽之本書焉

輟耕錄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明陶宗儀撰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此書乃雜記聞見瑣事前有至正丙午孫作序書中稱明兵曰集慶軍或曰江南遊軍蓋丙午爲至正二十七年猶未入明時所作也郎瑛七修類稿謂宗儀多

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之類皆攘爲己作今其書未見傳本無由證瑛說之確否但就此書而論則於有元一代法令制度及至正末東南兵亂之事紀錄頗詳所考訂書畫文藝亦多足備參證惟多雜以俚俗戲謔之語閭里鄙穢之事頗乖著作之體葉盛水東日記深病其所載猥褻良非苛論然其首尾賅貫要爲能畱心於掌故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宗儀練習舊章元代朝野舊事實借此書以存而許其有裨史學則雖瑣不掩瑕固亦

論古者所不廢矣

水東日記三十八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葉盛撰盛有葉文莊奏草已著錄是書記明代制度及一時遺文逸事多可與史傳相參其間徵引既繁亦不免時有牴牾又好自敘居官事蹟殆不免露才揚己之病王士禎作居易錄多自記言行有如家傳其源濫觴於此古人無是體例也至於辨請禁官舍家人操習一疏謂人誣其子與官舍鬪鵠鶉不勝因有是奏深自剖析連篇不已抑

又淺之甚者矣然盛畱心掌故於朝廷舊典考究最詳又家富圖籍其棗竹堂書目今尚有傳本頗多罕覩之笈故引據諸書亦較他家稗販成編者特為博洽雖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取長棄短固未嘗不可資考證也

菽園雜記十五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明陸容撰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參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容與張泰陸鈇齊名時號婁東三鳳其詩才不及

泰鉞而博學過之是編乃其劄錄之文於明代朝
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
事皆竝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
中閒頗有考辨如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棄甘棠
何彼穠矣野有死麕三篇於經義極爲乖刺而容
獨嘆爲卓識又文廟別作寢殿祀啓聖公而配以
四配之父其議發於熊禾而容謂叔梁紇爲主出
於無謂孟孫激非聖賢之徒不當從祀尤昧於崇
功報本之義皆不足爲據然核其大致可採者較

多王鏊嘗語其門人曰本朝紀事之書當以陸文
量爲第一卽指此書也雖無雙之譽獎借過深要
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先進遺風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耿定向撰毛在增補定向有碩輔寶鑑要覽已
著錄在自署太倉人其始末則未詳也是書略仿
宋人典型錄之體載明代名臣遺聞瑣事大抵嚴
操守礪品行存忠厚者爲多蓋明自嘉靖以後開
國敦龐之氣日遠日漓士大夫怙權營賄風尙日

偷定向陳先進懿行以救時弊故所紀多居家行
己之細事而朝政罕及焉考其著書之時正分宜
驕怙之日定向其有微旨乎其閒如曲譽李東陽
之類未免鄉曲之私提唱姚江之學亦未免門戶
之見然著書大旨不在是略其小疵可也此本爲
陳繼儒祕笈所刻體例混淆原書與續輯不甚可
辨閒有論斷亦不知爲誰語以行款推之殆每條
第一字跳行者爲定向之書其第一字平書者爲
在之書歟今未見定向之原本不可考矣

觚不觚錄一卷

安徽巡撫
探進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是書專
記明代典章制度於今昔沿革尤詳自序謂傷觚
之不復舊觚蓋感一代風氣之升降也雖多紀世
故頗涉瑣屑而朝野軼聞往往可資考據若徐學
謨博物典彙載高拱考察科道被劾者二十七人
竝載名氏說者謂其諳於故事而是書并詳及諸
人所以被劾之故爲學謨所不及載於情事首尾
尤爲完具蓋世貞弱冠入仕晚成是書閱歷既深

見聞皆確非他人之稗販耳食者可比故所敘錄有足備史家甄擇者焉

何氏語林三十卷

安徽巡撫探進本

明何良俊撰良俊有四友齋叢說已著錄是編因晉裴啓語林之名其義例門目則全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爲藍本而雜採宋齊以後事蹟續之併義慶原書共得二千七百餘條其簡汰頗爲精審其採掇舊文翦裁鎔鑄具有簡澹雋雅之致視偽本李屋續世說剽掇南北二史冗沓擁腫徒盈卷帙

者乃轉勝之每條之下又仿劉孝標例自爲之註亦頗爲博瞻其閒摭拾旣富閒有牴牾如王世懋讀史訂疑所謂以王莽時之陳咸爲漢成帝時之陳咸者固所不免然於諸書舛互實多訂正如第二十二卷紀元載妻王韞秀事援引考證亦未嘗不極確核雖未能抗駕臨川竝驅千古要其語有根柢終非明人小說所可比也

右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八十六部五百八十一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紀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其參以里巷閒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世說新語古俱著錄於小說其明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

番禺俞家俊初校
南海潘繼李覆校

七